

茶味的 麁相

李曙韻 著



臺灣商務印書館



(聯合推薦)

漢聲雜誌社總編輯

呂弘毅

國立故宮博物院院長

周功鑫

紫藤廬創辦人

周渝

文茜世界周報主持人

文茜

財團法人

白鷺鷥文教基金會董事長

陳郁秀

漢聲雜誌發行人

黃永松

國立故宮博物院前研究員

《茶韻茗事：故宮茶話》作者

廖寶秀

茶的愛好者

鄭村棋

公益平台文化基金會董事長

吳若蘭

(依姓氏筆畫排序)

茶
味
的
鹿
相

李
曙
韻
著

推薦文——

5 曾昭旭 你最好不要想了解曙韻

9 詹勳華 自然禪靜

13 茶人的第三隻眼

21 茶人的素養

30 茶席的元素

• 燒水壺和爐
• 壺

• 壺承

• 蓋碗

• 茶碗

• 茶盅

• 飲杯與聞香杯

• 杯籠

• 杯托

• 水方

• 茶巾

• 茶席巾

• 茶則與茶匙

• 茶倉

• 茶帖

• 茶布包

• 茶棚

109	茶湯之序
116	茶湯
118	茶之花
124	茶烟
126	給十六席同學
129	我的陶藝家朋友們
148	一甲子的風華
152	樹
160	山居茶事
168	水解身體之需，茶治心靈之渴
172	人澹如菊茶事記事
174	作者後記



你最好不要了解曙韻

曾昭旭

想要了解曙韻，是一件不容易的事；不，應該說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或者乾脆這麼說罷：你只要起了個念頭「想」要去了解曙韻，就已經步入了歧途，注定很難乃至不可能了！

跟曙韻認識久一點的人大概都會有此經驗或者感覺，就是她每隔一段時間，就會有一次變動乃至激烈的變動。從嘉義的老房子開始，你剛沉浸在那斑駁古雅的悠悠歲月中讚嘆不已，她已經搬到體育場邊換成有幾分後現代風格的場景了。而等你剛習慣了這明亮的氛圍，人澹如菊又已北遷到台北永康街的深巷之中，重新玩起古與今的歷史對話。但和嘉義老房子相比，此處又似乎更富於人情流動的趣味，許多朋友都把此處看作是沒事可以來串門子的地方。可是等大家習慣來這兒歇腳的時候，她忽地又跑到另一條巷子開闢了一處「別茶院」；這可不是個適合歇腳閒嗑牙的地方，一時間頗令一些常來串門子的朋友頓失所依。當然，現在別茶院的時代已近尾聲，而曙韻早已將活動重心轉移到晚香室了！

於是朋友們終於可以有一些領會，或說終於對曙韻有了一些些「認識」與「了解」，那就是：曙韻是不讓你「習慣」的，你最好不要習慣於她的任何表現或精采表現，才不會被她的變所卡到。或者說：如果你覺得曙韻又變了，那就表示你其實已多少被卡到了。如果你沒有被卡到，你就只會感覺她在流動。你看待曙韻的最好心態，恐怕就是一切放下，用平常心去跟隨她的流動。當你心自然自在，水波不驚，你反而最可能欣賞到她在生命流動中當機呈顯出來的一項項精采以及不精采。

為什麼我會說「以及不精采」？因為你得連她的精采都放下，才能見到不精采也精采，或者說所有連結每一項精采的間質或過程，其實都是構成那精采高峯的一部份。所以與其只欣賞那每一剎那的精采，不如兼欣賞那生命流動的整體歷程。

原來美不止是高峯時靜態的剎那（如每一次茶會留下的影像），更是包含高峯剎那在內的流動歷程。生命本是時間的藝術，曙韻也是，曙韻所一貫寄情的茶也是。

原來在曙韻的所有流變之中，自有其一以貫之、永恆不變者在，這永恆不變者就是曙韻自己。若這樣說太虛靈，那麼稍稍落實言之，就不妨用曙韻自己所選擇的茶來象徵地

表示（所以曙韻才自名為「事茶人」）。

就如同一提起莫札特就想到音樂，一提起梵谷就想到畫，我們一提起曙韻也會就想到茶。

原來茶就是曙韻在生命流動中的聚焦，好讓她心中的感覺與夢、創意與理想得以醞釀成形、精采呈現的憑藉。原來生命固然是一串時間的流動，卻不能只是流動，而須在流動中有一度一度的聚焦，以凸顯出生命存在的意義，然後流動才是流動，否則流動只是生命無聊的虛耗，或慣性的流轉。換言之，流動是為了聚焦而存在，高峯的精采則是對生命流動的回報。我們因此明白曙韻為什麼不讓我們習慣，因而習慣就是死亡；曙韻為什麼每隔一段時間就會有一種新的醞釀，因為不如此生命的存在就毫無意義。

不過這樣說也有語病，好像曙韻身後潛存著一股什麼推力，逼著她不斷嘔心瀝血地前行，依我看並不然；西方許多典型的藝術家容或如此，曙韻則似乎只是樂在玩茶。我想這正是茶或者中國美學的微意所在，就是行程儘管多采多姿，其本質則仍只是自然恬澹，本來如此。生命以此恆在其自己而不致放失，也才能一以貫之，流行而不變。



對了！這不就正是「人澹如菊」的意思嗎？原來曙韻早已一語道破了！又何勞我在此妄作解人呢！

其實何止曙韻？一切人不都該如此嗎？差別只在事茶或非事茶罷了！

自然禪靜

詹勳華

茶靜靜地倘在容器中，置身大千世界的一隅，沒有聲音言語，光陰與它擦身而過，也不曾被驚動，直到某一天有人將它取出，從窸窣嗦嗦的呼嘯聲中出來，但也許，也許我們依然未能親睹伊人的芳容。

喝茶人在面對茶時，常有遺珠的感慨，是不是茶就像山谷中怒放的花，靜靜閒閒地開，卻沒有人看到，過了花季，謝了，一切就好像不曾發生過，自然在荒湮漫草間被湮沒，沒人見過，誰也不知道。

沒人見過，不代表山谷中的花每年都沒開過，自然不斷地演繹，沉靜而真實，對某些人來說，天地無言，不曾有何聲息；但對某部分的人來說，天籟地翰如斯響應，何曾息過？

喝茶不見得在乎形式，也沒有人可以甲幫乙圈一個定見，茶，茶葉在搭配的器物也都

各有其懷抱，各異其趣，喝茶更不在爭奇鬥艷，一切都好，但其中卻有高下良窳，孰好孰劣？卻不是各投其好，各行其是，各自散開就能解決，但誰來解決？

茶課最不好上的是每一個人的感覺，感覺連通的是每一個人的個性和身心的開展，感覺連通的是人內心裏的黑暗和不明，感覺連通人內裏最深層的質，這是最能熬出傳道授業解惑者骨髓的地方。

茶課不好教，是茶隱沒在生活的浪濤裏，茶也埋藏在多元且流動不亡的自然機微裏，茶需要自證卻不要人自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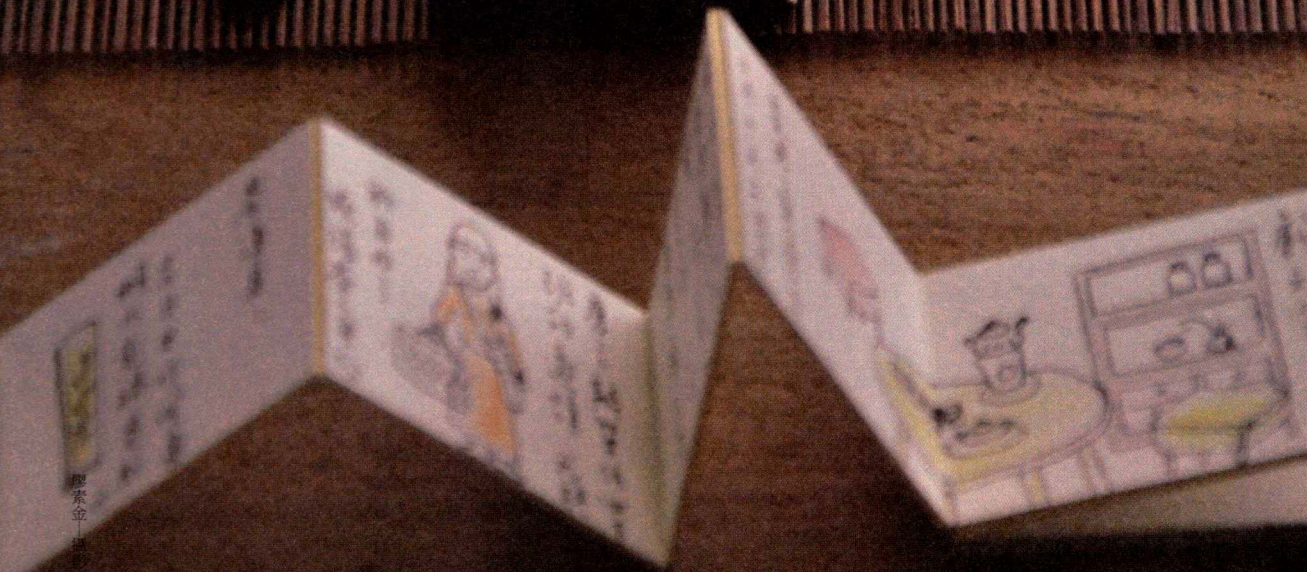
曙韻是茶課的老師，她上課教學，誰都可以清楚地看到她的背負，幾年來我也從她外在茶席的佈展，她獨領風騷，當然這是她的努力，以外她獨具慧眼，她的每場茶會皆能令人領略她不凡的境界，同樣也有許多與茶為伍的人，可能也會自詡各有勝境，但我要佩服的是，在那麼多陌生的人初次赴會的盛會當中，她竟能以茶破掉茶會的孤高、冷僻，而臻入屬於茶的高雅，更而平實地進入眾聚難得的悅樂中，這不是普通的事。

品味能令人人格高尚，可以高下出眾，可以調遠近，能細入幽微，可以指定江山，品味令人稱羨，可以學，卻難以模仿。

學茶人的品味究竟是甚麼？我們終究可以從本書中看到學茶人在生活中細緻可容的對待感，和平淡清悅的態度，茶人的用心也許是有趣的，但曙韻對茶事的洞見才是她最精采的指引。



竹
上
題
詩
字
二
元
竹
院
寫
紅
印



茶人的第三隻眼

茶人是孤獨的，並非單身或孤家寡人才能成為茶人，而是茶人常常在茶湯裡，品味到獨與天地精神往來的杯中山川景象。茶人往往因茶而羣，却也往往因茶而孤。羣居是藉由茶的聚眾能力在人世間作大修行，孤處則可以檢藏內在，梳理生命。

也可以說，孤獨是進入茶事精神的眼。宋人林和靖的「疏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月」字在這闕詩中便是緊扣情境的詩眼，而茶湯之眼，攸關味覺。

(壹) 茶湯之眼——苦味

我們常常在記憶的某個角落，填塞着小時候食物的氣味。尤其在遭遇挫折的低潮時，在現實環境中慾求不滿時，在物質世界空虛感盈溢時，總會希望藉由一張蔥油餅的香氣，一顆白饅頭的溫度，重新找回童年的那一份單純。生命中的第一杯茶湯，在我青澀的少

年時期，濃濃苦苦地渡過了。苦，應該是很多人對茶湯最深刻的印象。蔡西和尚在《喫茶養生記》中，將苦味列作五味之中的至味。而茶是苦味之上首，而心臟好苦味，心又是五臟之首，故茶是萬物之首。所謂苦水不去香不來，苦味是香氣的骨架，一如樑柱之於房舍，抽離了苦味，游離在空氣中的香氣將顯得抽象而恍惚。

記得十年前潮州的鳳凰單叢剛剛進入臺灣市場時，茶書院的新生總是忍不住抱怨，香氣迷人却是苦澀難耐。幾年過去了，烏嶼山的單叢老樹經大量扦插繁殖後，加上穩定的平地氣候，使得苦澀味大大改善。新一代的鳳凰單叢開始受歡迎了，而我却感到無比的失落。像小孩找不到記憶的歸路，我的味蕾迷失了。麗質天生的鳳凰美人總散發着各色香氣，然而少了舌面苦澀的存在感，倒像是渺渺如煙的太虛仙子。

數年前茶書院曾邀請食品科學界的區少梅教授給同學們做一回口腔官能的測驗，結果在苦味反應項目中，茶齡長短與對苦味的敏銳度成了反比。

可見味覺是可以適應的，老茶人每日濃啜數巡，幾年下來感官難掩疲憊，口感則愈喝愈濃厚。於是每每察覺自己口感遲緩時，我總是以一程旅行讓味蕾放空，非必要不輕易

碰觸茶湯，經過一段放逐留白後的第一杯茶湯，很多純粹的味覺經驗，將一一重現。

（貳）茶席之眼——造境

茶席是茶人展現夢想的舞台，藉由茶器的使用，茶儀規的進行，完成近似宗教般的淨化過程。然而茶畢竟不同於宗教，茶人並非宗教家，茶席也非神壇，茶儀規更非禪苑清規，更多的是茶人以茶作為俯仰天地間的依歸。

初學茶湯者在茶席上，總以功能為重，兢兢業業，不敢越矩。然而更多的是站在門邊的觀望者，錯把茶席當作室內佈置或餐桌裝飾一景。茶席的佈置，並非像棋盤上的縱橫線，得依循固定的方位，更重要的是如何隨心隨境轉換茶席的擺置，這當然攸關茶人的功力。

書院同學有很大一羣都來自於設計界，而諸多設計師在茶席上最大的課題，是要學習摒棄設計走進生活。然而生活並非一定得是捨去美感獨厚實用，如何藉由茶席的組合在